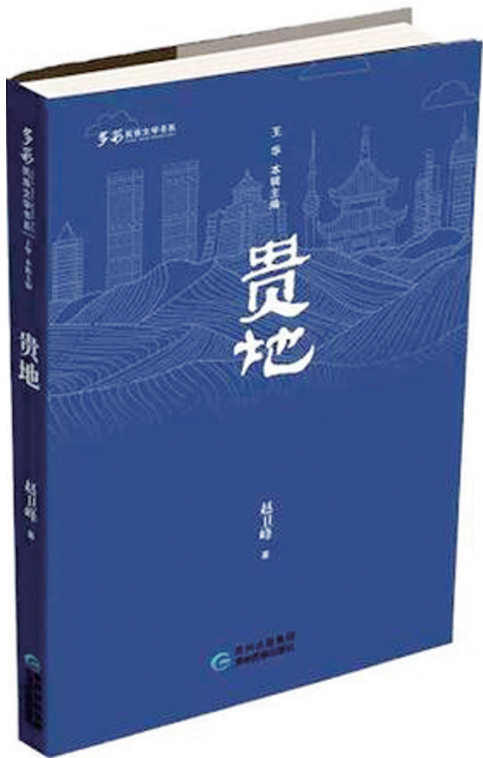


内在的潇洒

——赵卫峰诗歌印象

马结华



谓功夫在诗外，当然也在语言外。

语言既是诗歌的内容，也是诗歌的外衣。老赵诗歌语言的“丰富多彩”，恰好反衬出了老赵诗歌“内在的潇洒”。这种内在的潇洒，既有语言上的随意拼贴和汪洋恣肆，又有内在情怀的天马行空、奇思迭起；既有意象上的移步换景，又有手法上的变化多端；既有角度上的不拘一格，又有能指丰富、思想感情上的层次繁复，具有典型的“多声部合奏”的特点。老赵诗歌中的这份潇洒，如果要用书法来比喻，或许像行草，在有格和无格之间畅行。如果用绘画来比喻，或许如油画与国画相结合，既有色彩的认真，又有留白的意韵。如果用舞蹈来比喻，却仿佛是摇滚或者迪斯科，是镭射灯的四周散射，是舞步的随意施展而又活蹦乱跳。正因为如此，老赵的诗歌很难有一个中心思想可以让你去发现。它往往超越了单一的意义志向，呈现出“散射”的状态。这情形有点像一盏灯，它照亮了四周的黑暗，在你思维的暗角，劈开了一个光亮的场域，但你无法说清，他的光聚集的方向和照射的方向。在老赵的诗歌中，很少出现第一人称的直接叙述或抒情，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的角度对事物进行诗意的组合和审美观照。而他在观照外物的过程中，几乎动用了全身的所有能动能感，试图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心灵的外化和内化。诗歌中的事物和场景，往往浸透着他的“思”之所向的事物和场景，甚至事物和场景直接带着他的思想和感觉的印记。这样一来，他的诗歌就差不多是心灵的镜像通过外物的再现。你要试图读出他诗歌的内蕴，就得调动你的所有感官和思维，像他一样沉醉其中，又像他一样“灵魂出窍”，从场域中全身而出。

风又来了，不安的布帘
还像少时的想法，被动
忍不住起伏
不好描述，路灯小可怜
俯首甘为空矿
更空的地方黎明与黑暗在交锋
暗地里的煤是柳树的亲戚
对面的阳台像第三者的面庞，还像
行将结束的一天
是平静的，没什么坠落和上升
关上窗户的时候
有一点儿响，我是故意的
我有理由认为风恰好经过危旧城垣
而后去了别处，还像昨夜
什么也没有留下
什么也没有带走
——《万籁俱息》

这首叫做《万籁俱息》的诗歌是迷人的（它似乎因为组诗构成的需要和诗人心思的变化有了改动，并换名为更直白的《风又来了》，但我更接受这个原作）。它的迷人，当然是多方面的。换句话说，这首诗歌有一副面孔的诗歌。让我们用传统的阅读经验来体味它。从意象入手，这首诗的意象有“风、布帘、路灯、黑暗、黎明、煤、柳树、城垣”等。这些意象充满着极大的跳跃性。它远离传统诗歌意象的语言层面浅表的诗意化语言组合，而是呈现出一种闪烁动荡的状态。这种状态，有点类似于蹦迪。节奏快、动作连贯而没有规律，舒展自如，一环紧扣一环而不重复啰嗦。他从风写起，写到了窗帘。他以窗帘表现风，但并没有贪恋窗帘在风中飘动的优美，而是以一颗感受窗帘的诗心（私心）潜入其内部，挖掘窗帘缘何而动——“像少时的想法，被动/忍不住起伏”，这样的心理探求，集时间和心理为一体，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紧接着，诗人把目光移向路灯和夜空，同样是以心理探求者的角度切入。然后，他的笔触伸向了柳树以及脚下的煤。紧接着，提到了对面的阳台的“平静”。这一切似乎与“风”这个意象少有牵连。意外之笔恰好体现在这里出现，诗人由此时的“平静”，顺理成章地道

出了“行将结束的一天是平静的，没什么坠落和上升”。写到这里，诗人笔锋一转，就有了神来之笔——“关上窗户的时候/有一点儿响”，声音的出现，让营造的“平静”为之一震。更巧妙的是，这声音不是无意，而是有心。“我是故意的”，故意，承载了许多诗性的意义。这既是诗歌文本中实实在在的的声音，诗人故意打破宁静的声音，又是诗人故意给读者虚拟的场景。这个“故意”，有点开玩笑的心理，似是而非。紧接着，诗人的笔触又回到了开始的意象“风”，而是这里的风，比开篇的风更主观。它不过是诗人心中的“揣测”——“有理由认为……”。而且，从风还生发出了一翻新意——“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

纵观这首诗，他既像一个高明的导演，让事物在诗意的舞台按照各自的身份、怀揣各样的心理粉墨登场，又像一个潜入者和参与者，这些所有的意象，都带着他的气息、体温和思想。虽然这些意象不停地跳跃，但它们都未能跳出制定的范围。从风写到风，诗人不过在吹风的这个场景中体验“万籁俱息”的心灵镜像。在喧闹与宁静之间，在有心与无心之间，在有格与无格之间，诗人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既是审视者，又是判断者。他通过心灵镜像的展露，表现出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向往和微微的调侃。如果说这首诗歌是松散的观察式的写作，那么，他的诗歌中也有紧凑的介绍式的写作。

如：《乌江》——

这鞭子发自石峰
这鞭子无师自通，膨胀，变长
这鞭子正轻轻敲打谁的灵房？

这鞭子让人喜欢让人忧
这鞭子不讲道理又循规蹈矩，这鞭子
转来转去最后要钻进多少人的心里去？

向往远方却永无法抵达！这鞭子
可能和很多人有染却只对一个人有恨
而这它平静，倒挂在时间的半坡

让你凝望，让你想：那些浮萍，游鱼，那些羊
和羊的哭声，那些从此岸到彼岸的人——
最后去了哪里

在这首题为《乌江》的诗歌里，同样充满着“内在的潇洒”。虽然，诗人自始至终都以“鞭子”喻乌江，而乌江这根“鞭子”，在诗人的手中挥舞得神出鬼没。一会儿，这条鞭子懂得无师自通般地“膨胀”和“变长”，引你走入思维的“歧途”；一会儿这鞭子充满着河流的特征和人的心理，“不讲道理又循规蹈矩”；一会儿这鞭子又载满历史的印迹，它“倒挂在时间的半坡”，“和很多人有染却只对一个人有恨”。这鞭子神形兼备，这鞭子纵横古今，这鞭子充满着时间的重量和历史的沧桑，这鞭子让人凝望，猜想“那些从此岸到彼岸的人——最后去了哪里？”这就是老赵的诗歌，神出鬼没，变化莫测，不拘一格。语言有时候汪洋恣肆，大开大合，有时候谨小慎微、注意打磨。有时候陌生化的书面语破空而来，有时候方言俚语一锅粥，风味却都是异常独特的。谈罢老赵的诗歌，我发现他的诗歌有一种击鼓的快感。跳跃，灵动，活蹦乱跳，无论是语言和气流，也无论是情怀还是哲思，都是鼓点般的跳荡着的。

车辘辘
路不平，杜甫先生可知
黄四娘不死也得减肥去
万丈高楼原地起
本地蝉儿比我有精神，从前，有一个
叫卓文君的婆婆就在这条街上租门面卖酒，她男人
那个龟儿子就瘫在后头写诗，等饭吃
小日子过得巴适
巴适就是快活，就是
感觉好极了的意思
想想李白，杜甫
为啥子老盘在成都不走
还不是因为，有酒喝，有饭吃
没事就弄诗，巴适！
——《1999：蓉城虚构（节选）》

“好诗在民间。”这句话准确的理解或许应该是“好诗来自于民间”，需要到民间去采集养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党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发觉，读老赵诸如《蓉城虚构》之类的诗歌，就感觉自己真的“到群众中去”了，无论是言语，还是心态，都是群众中的身份和立场，这样的诗歌是鲜活可感的，也是充满生命力的。“太阳在天上升起/偶像在广场雄起/绿茵外/女球迷看球/我看女球迷，如行贿受贿/各取所需”（《1999：蓉城虚构（节选）》），读着这样的诗句，真真是一种最美好的人生享受。这些诗句虽然是写的成都，但我感觉很像贵阳，很像我和老赵、和朵孩、和许多当年的文朋诗友走在贵阳的大街上，或者坐在贵阳的某个露天吧、大排档，一边喝小酒，一边闲谈着生活，“没事就弄诗，巴适”！

一己心象

杨静诗歌印象

龙正舟



松桃写诗的女子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杨静，她以女诗人特有的眼光给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灵魂。其诗就像松桃山水间的一股清泉，清澈但又带着无形的力量，能够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隐秘的诗意，从民族历史文化长廊里吸取古老的智慧，她用诗歌这座桥梁跨越时代与时空、沟通生活的内心和外部世界。

杨静，笔名木青，苗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贵州作家培训班暨第七届贵州省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鸭绿江》《扬子晚报》《2022 樊桐中国诗歌年选》《大渡河》《贵州民族报》《铜仁日报》《梵净山》《长江诗歌》等报刊及网络平台。近期中国诗歌网新时代少数民族诗人展之七发布了她九首诗。这是松桃诗歌的一件大事，她是继石彦彪之后松桃诗人再次亮中国诗歌网。

杨静的诗中，对亲情尤其是对母亲的眷恋与缅怀是极为动人的情感脉络。在《畏光的母亲》里，她用细腻且丰满画面感的语言，描绘母亲晚年因眼疾而畏光的生活状态：

母亲一生都向着光走
晚年，她终于不愿再面对强光
那是源于她眼睛里飞进了一只蜘蛛

蜘蛛的黑影占据她大部分视野

这里的“蜘蛛黑影”既是生理上的病痛象征，也是生活中无形压力与阴影的隐喻，而母亲用尽世间所有的水清洗却无法摆脱，深刻体现出命运的无奈。从生活日常细节出发，如拉上厚厚的窗帘，只允许少量的光陪伴，映射出母亲内心世界的收缩，也凸显出“我”在母亲生命中愈发重要的陪伴意义，情感真挚且深沉。

这种情感在《只想被阳光晒透》里得到深化：冬日里，我在阳光下推着母亲在河滩边散步——
我把那些重要与不重要的事情都暂时封存
此刻，我们都沉默成石头
只想被阳光晒透

这里不愧是简洁、有力的几句诗歌：没有多此一举的铺垫，直接将母亲与自己间的感情交代出来，在透亮的河流般流动的暖阳之下，那种心境就是作者所说的——

我把那些重要与不重要的事情都暂时封存
此刻，我们都沉默成石头
只想被阳光晒透

这是自然与阳光所包裹的一种心境，在那里人们忘却了凡尘烦恼，亲情也成为最柔和最坚硬的力量，在体现的同时也是抚慰它：生命艰难时亲情像光明一样给人以热量。

《寄给云朵的话语》中，诗人用她的想象为她对母亲思念的心情提供了一个载体：云朵。并且赋予了五月天的天空和白云、田间草地以及草间的露珠不同的象征意义，诗人把这些意象通过自己与云朵之间简单的对话行为进行串联，巧妙地再现了诗人思母的那份心情，再现了天人合一的博大胸怀，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在讴歌自我。

《花》以母亲忌日前一日送花这样一个平实而又饱含感情的情感展现出亲情的延续、遗憾的弥补——

这是我第一次送母亲花
她再不会拒绝，说费钱
我知道母亲心里也藏着一朵花

采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在以前的往昔中母亲十分节俭，在母亲去世后自己也不会再听到其絮絮叨叨地叮嘱自己，同时通过“母亲心里藏着的花”使得感情之中多了一份温暖，还有一份希望，向读者展现出了母亲对生活始终抱有这样一份美好的期望，即想要有一份内在之美的良好心境。

《咳嗽》一诗由生活的微小物件

察觉母亲离去后留下的蛛丝马迹，当晚上回家回到室内，就因为那熟悉无比却又已陌生的声音仿佛回到了过去几十年的味道——

我听了几十年的声音
此刻难道只是幻觉
我静立着再听时
周围只剩寂静

我听了几十年的声音
此刻难道只是幻觉
我静立着再听时
周围只剩寂静

除了亲情，她还将大自然、生活场景当作写作源泉，《云朵让出了天空》将茶山比作一层层叠起的海浪，展现了生动有趣的茶山风景，并有孩子们放飞燕子风筝的情景；“云朵让出了天空”，寥寥两字，一幅白描的画面跃然纸上，既有一种动态之美，也洋溢着一种豁达而自由的心情，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之外，有着一个可供自己呼吸、休憩的一片天空。

而《暖冬》以母亲住院和去世来表现不同冬天带来的不同感受，冰凉的雪和痛苦的病相得益彰，母亲离世之后，再冷的冬天，在医院走进人出，气温再高的夏天里，都隔着一层从未穿过的衣服。这就是其间的厚冷和薄暖。在这个冬天，阳光很重，很多，有人说，是个暖冬，或许，上天想多送些温暖，抚慰人间的这些伤痛吧。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要归于终结之时，生命的现状并不美好，但是在生命刚刚苏醒的开始，却充满无限生机——

这个冬天，阳光那么厚、那么多人
都说这是个暖冬
莫不是上苍也想多送点温暖，
用于抚慰这世间种种苦难？

杨静的《银饰》和《苗绣》两首诗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赞歌。《银饰》中“银匠，一锤锤敲打银线/他的语言很少，只有银与铁的撞击在他眼中闪着火花”，描写了银匠在锤打过程中作出的锤印印记，以苗族人为例呈现了银匠用这份传统的方式去铸造银饰，而这传统的银饰品也便是苗族文化的具象化和符号化产物。

远古的图腾，传统的技艺
古老民族的信念闪耀银色光芒

这不仅是苗族人口口相传的文字记载，也是雕刻在银器身上的历史信物，是镌刻在心中流传下来的回忆与凭据。

《苗绣》也是这样，灯光下，母亲用粗糙的手，在青黑布上勾勒出一个古老的吉祥图案——
母亲一针一线地绣着
牡丹在披肩上盛开
围兜铺满祥云
宽大的袖口携着整个春天
红色的罗裙簇拥着美丽的花鸟
母亲将美好的祈愿绣进密集的丝线里

这对“母亲一针一线地绣着/牡丹在披肩上盛开/围兜铺满祥云/宽大的袖口携着整个春天/红色的罗裙簇拥着美丽的花鸟/母亲将美好的祈愿绣进密集的丝线里”的形制和色彩、母亲刺绣时的态度都作了细致地描摹。

母亲一针一线地绣着
牡丹在披肩上盛开
围兜铺满祥云
宽大的袖口携着整个春天
红色的罗裙簇拥着美丽的花鸟
母亲将美好的祈愿绣进密集的丝线里

母亲把美好祈愿倾注到密密丝线的一件物化艺术品，体现的是苗族人对美好的期盼、渴望，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由衷的喜爱之情；是苗族人对远古历史的一种寻根寻脉以及用内心最为纯真、质朴的情感塑造本民族的一种美好形象。

杨静诗歌语言简洁有力，善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入诗，给以意蕴深刻、耐人寻味的文化审美情趣。情感真挚不做作，无论是表达对亲人挚爱的情感，还是感叹人生的感慨思考，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通过细致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发现苗族中所独有的文化特质，在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将诗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介质，体现时代的价值。

杨静的诗是其一己心象的印迹，是当下民族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交汇；在其笔端下，生活里平淡的感动、深刻的思考都得以留下痕迹。受到民族文化之浸润，逐渐地完善自我与丰富内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声音和有韵律感的辞章。这也是她这一组诗值得欣赏与阅读的缘故所在。通过她诗歌的力度、书写等方式，感知其所经过的行走历程，也留下我更愿意记住的一面。